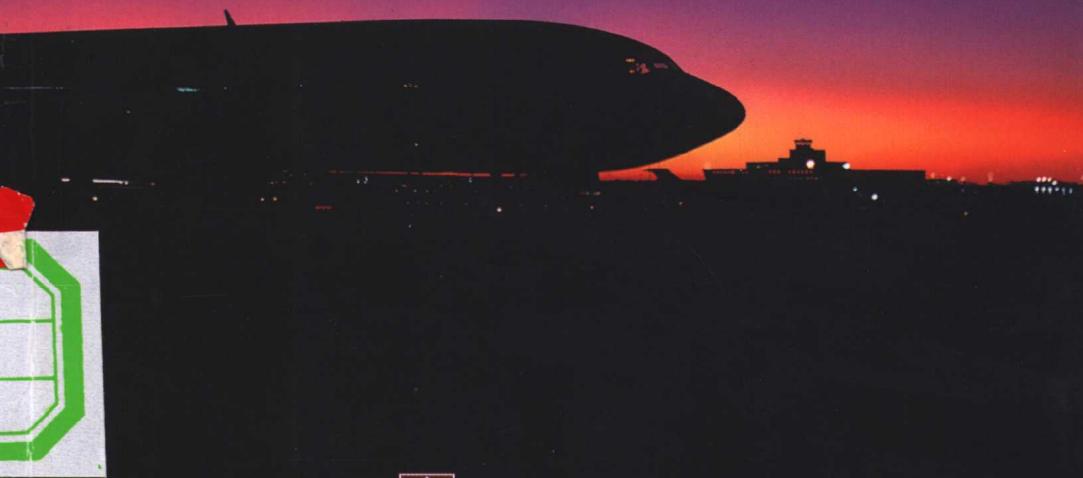


绝密 飞行

*Heads in the
Special Secret Planes*

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

李克菲 彭东海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绝密飞行

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

李克菲 彭东海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密飞行 / 李克菲、彭东海著.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

ISBN 7-80109-654-1

I. 绝… II. ①李… ②彭… III.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6480 号

绝密飞行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E - mail :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33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出版前言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

当纪念文章及相关活动陆陆续续地见诸媒体时，毛泽东的那富有魅力的音容笑貌就时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并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悠扬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有谁不是在它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

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个人功业，还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毛泽东都是当之无愧的一代伟人。历史，是英雄的演义。在毛泽东登上神州舞台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命运便与之息息相关了。现在，毛泽东的时代结束了，但我们仍时时感到了他的存在，并由毛泽东联想到共和国的老一代革命家们。

回望历史，难免沧桑之感。就象自然界的万物，历久或为泥土尘埃，或为宝藏资源；人又何尝不如是，但流芳后世者有几人？也许造化太钟情于当代的中华民族了，居然在新中国开创之初荟萃了这样一大批经天纬地之才。他

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品德、他们的胸怀，乃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那么令人神往，回味无穷。他们不是普通人，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立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功勋；他们又是普通人，因为他们和我你他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但两者合而一，就构成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这也正是他们可敬可亲的原因所在。

历史的车轮驶过 20 世纪，进入 21 世纪。老一代革命家浴血奋斗缔造的共和国，今天恰如毛泽东的诗词中的一句：“当惊世界殊。”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挺直了腰板！

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他们，于是就有了《共和国领袖丛书》的构想，通过领袖们的“身边人”的回忆，从一个侧面展示老一代革命家的风采。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得到读者的共鸣，那么这套丛书就将陆续出版下去。我们认为，这应属于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因此还拟陆续推荐到海外，出版各种文字的版本，让更多的人读到这些珍贵的文字。

同时欢迎关心这一题材的读者朋友提供线索，为《共和国领袖丛书》的充实壮大而献策献力。

相信后人会记住我们的努力的。



值得一叙的艰辛(自序)



彭东海

我终于坐下来为这本书写序了。

妻子和我采访及她写作时的种种艰辛再现眼前——

说来写这本书的确不是受领袖热、秘闻热的驱使，那是1990年5月，为纪念人民空军诞生40周年，我所在的《中国空军》杂志要发表一篇反映人民空军40年抢险救灾的长篇纪实作品，我奉命去空军航空兵某师采访一批早期执行过抢险救灾任务的老飞行员，有些老飞行员几十年手握驾驶杆，风里来雨里去，云里浪里任驰骋，练就了一副钢铁翅膀，后来大都成了共和国领袖们的专机驾驶员。每当他们谈及完成一项救灾任务后就感叹：“抢险救灾还好办，有时天气条件不具备也强行起飞，飞机摔了就机组自己……难的是飞专机，那真是要万无一失啊！”我敏锐地捕捉到，专机机组的活动是比救灾机组的行动更艰难、更复杂，因而同样是值得一书的重大题材。

由于我们辽阔的国土上每年灾情不断，决定了我们的新闻传媒几乎天天都有关于抗灾的报道，但专机工作却从未披露过。及至后来，我们越采访越证实了我对这一题材的判定是正

确的：专机连着共和国的内政外交。有的机长告诉我，他们执行任务时，“专机上坐了9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还坐了13个省委书记……”那是共和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期，没有什么比开国元勋和各方诸侯更重要了！他们掌管着共和国的江山呢！

题材是重要，可当时我正忙。作为第四批女飞行员之一的妻子正在办理调动，尽管她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又有优于我的驰聘蓝天17载的经历，而要在我们这个大机关里找份工作还是挺难的。我知道毛泽东主席当年第一次乘坐空军的飞机就是里-2，那是妻子飞了17年的主要机种；也知道老人家第一次乘机去广州返京时，遭遇有惊无险的雷雨是在石家庄至北京的衡水之间，那是妻子飞行常来常往的航线和空域。妻子是里-2飞机上的领航员，对机上设备、飞行感受、空地联络、机组协同等等知识，比我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真是歪打正着，让她利用休假和调动工作的机会，搞专机题材的采访与写作，恐怕比我要轻车熟路。

妻子同意了。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一些飞过专机的老飞行员感叹归感叹，可当你真正让他谈执行专机任务的故事，他们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干脆默口缄言……细问因由：一是专机工作长期高度保密，他们心存疑虑；二是个别专机骨干机长陷进了9·13事件的旋涡，他们担心讲出毛病来。我和妻子再三启发：我们虽不能为你们平反，恢复待遇，又没有钱给你们补发工资，但我们可以把你们当年的牺牲和奉献写出来，留给后人。

精诚所至，话匣子便逐一打开。有的人虽有点牢骚，但那是历尽艰辛话沧桑的人讲的那种实理实情——



难忘的是7·20事件中送毛泽东同志视察大江南北的专机机长王进忠。这位被师领导喊着“王黑子”的飞行副师长技术精湛，泼辣果断，谈话却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他对我们说：“除了多病的林彪和聂荣臻，所有中常委我全飞过……”谈到动情处，王黑子“嘿嘿”一笑，让置身其中的妻子和我大受感染，心往神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飞领袖们的专机时间较多，执行任务较频繁的原航空兵某师空勤通信科长柳昆尚和他的妻子、专机上的服务员郭桂钦，这是一对少有的热心人，我们的采访进行得顺利，得益于他们的大力支持。柳科长有一辆送老伴看病和帮战友接送人的菲雅特微型轿车，那些日子，他们对我们是有求必应，有请必到，其诚可感，其谊难忘。就是在他的菲雅特出故障时，他也是用他们家那辆三菱摩托车接送我采访。第一次坐他的三菱没有经验，我的右脚腕内侧被车后的排气管烫了一个大泡……此后每次上下车他都提醒我。在他的热心帮助下，我们找到了除已故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之外，负责专机工作的最高首长——空军原副司令员何廷一，这位老红军听说我们要抢救这笔历史，表现出感人的高风亮节和坦荡无私，搬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日记和回忆资料，“专机保障太不容易，是应该好好写写。”之后又找到了空军原副参谋长、这个师的师长杨扶真等老领导。这些高级首长和重要当事人的回忆，为我们这部纪实作品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奠定了基础。柳昆尚同志还为我们仔细抄出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这4位领导人几乎所有的专机行程、起降时间、机上乘员、机组名单，并提供了大量的领袖们与专机机组成员的合影照片……可以说，没有他真诚无私的帮助，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

当然，采访不都是一帆风顺。一位长期分管专机工作、曾



在空军司令部机关担任过领导，后因林彪事件在秦城监狱关了11年的前师领导我们也找到了。他开始不谈，作为部下的柳昆尚极力做工作，还是不谈。当新闻记者的我懂得为挖采访素材要与被采访者交朋友的重要——从监狱放出来未恢复政治待遇的70多岁的老人的生活可想而知——当时他与他的老伴住在西郊机场附近一家老百姓的平房里，我和妻子常在假日去看望，给他们送去一些物件，还送去他喜欢看的各种政治人物传记的书籍（那时他眼睛还未失明，可以看书），但他谈话仍继续迂回，被我“逼”急了，他就给他的部下、空军指挥学院的一名离休干部写信——“华震：我的朋友、空军报记者彭东海要收集一些专机素材，请大力支持……”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位老人是怀疑我们驾驭这部纪实作品的能力？存心要烂掉肚子里的这笔财富？还是觉得自己有过铁窗生涯，不愿再勾起那些历史往事？但他又一再强调，“我现在是平民百姓，谈啥都不怕……”应该说，这是我和妻子有写作史以来首次采访失败。

虽然现在拿记者证的人中有些嘴馋手懒，白吃白拿，甚至颠倒黑白之辈，但我绝不是那种人。在我和妻子采访专机以前，我就采访过这个部队包括蓝丁寿、张景海在机组成员内的许多英模，特别是早期参加过共和国抢险救灾的英雄们。在我第一次采写的长达12万字的空军40年抗灾纪实这篇长篇作品里，直接和间接写到这个师的文字竟有3万字之多，占我这部作品的四分之一！为写这些文字，我隔三差五、来来回回地往这个师跑了一个多月。每次采访都是我自己或和妻子一块骑车去，一同骑车回来，好在我的住所离这个师只有几十里路。实在采访晚了，就在老干部家吃饭或去师接待灶找那个胖胖的吴汝桥班长：“老吴，来份饭……”

采访艰辛，稿件核实同样不易。我清楚地记得，那次柳昆



尚用他的摩托车载着我去颐和园南边一个鱼池边的树荫下找去钓鱼的“王黑子”审稿。时值盛夏，树上的知了鼓噪得人心烦，我就蹲在那个随和的王进忠副师长身边读那篇采写他的3万多字的《云中岁月》。柳科长也枯燥得骑着摩托车在河堤上溜弯。我边念边停，边停边改，整整3个小时，读得口干舌燥，喉咙冒烟……王副师长坐的马扎旁倒是放着一大瓶可口的茶水，我知道那是这位放下驾驶杆又操起钓鱼竿的钓鱼迷一天的“饮食”，因此无论他怎么劝说，我也舍不得喝，直到眼不离鱼漂的他感动地站起身来同我握手道别。

文章发表时应该是件高兴的事，而我和妻子则不然。《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系列发表的第一篇是访问为周恩来总理飞过20年专机的原中国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张瑞霭同志，这部3万余字的中篇纪实作品，以《在秘密专机上……》为题，首次发表在1992年5月的《武汉晚报》。年底，这部中篇纪实作品获全国城市报纸连载特等奖。此后，全国20多家报刊争相转载，一摘而不可收。“摘你不商量”，你找他时，他如阔人对待乞丐，一律不予理睬。更有甚者，是有的报刊对作者实行“三不”：即不寄稿酬，不寄样刊样报，不给作者署名。

对前两“不”，我从司空见惯中见怪不怪了。只是最后这一“不”，我持异议：没有作者的艰辛劳动，你“文抄公”摘谁的呢？记得当时上海的《文汇报》扩大版连续摘了《最后一次飞行》、《为周恩来照相最省劲》等3篇，而每篇又都是该报《中外文摘》专版的头条，长的几千字，短的千余字，署名处写的是摘自某某杂志。我不知道这是报刊出版界的繁荣，还是混乱，不管你版权法公布与否，他仍我行我素，没办法，文人的看家本领是操戈反击。我写了篇《文以载盗》的杂文，发表在1992年第7期的《群言》杂志上，总算一吐为快！



不过，艰苦也好，辛酸也罢，我从这些令我们不愉快的转载中也看到了这本书的前景和希望——读者喜爱读领袖们真实的生活实录。于是，妻子又奋力写下去。

多少个炎热和寒冷的假日，妻子吃完早饭就上楼，把自己关进那个钉着铁皮既不透气也不透风的保密室，思绪随着领袖们的专机驰向大江南北；多少个美好的夜晚，妻子拒绝了同事们邀她去舞场一展英姿的盛意，骑车挤过狭窄的街道，坐在现在都是平民的采访对象的家中，就着昏灯，随主人步进当年领袖专机的座舱；多少次我从部队采访归来，清冷的家里只有女儿在伏案作业，一问，妻子准在办公室和资料室加班……几乎是经过两年多这样的时日，才有了这部书稿。

这本书稿以后的事儿就交给我了，包括前言、后记、看稿、送审、查证资料和搜集有关照片。因为我所在的杂志人手少，这点收尾工程也拖了多时，为此，不知受过妻子和女儿多少数落，可我实在是太忙啊，每想到此，我就虚汗发背，热泪沾衣！不过，我也曾往宽里想，与这本《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一起出版的不是还有《灾祸大营救——中国空军抢险救灾纪实》么？作为吮吸着空军奶水长大的儿女，作为穿了近30年空军蓝裤子的一对普通夫妻，和平时期能记录下人民空军抢险救灾和执行专机任务这两笔重要历史，任何时候离开空军，也问心无愧了！

2003年12月28日于北京寓中



再说几句(跋)



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同仁们要出一套非常精美、大气的《共和国领袖》系列丛书，作为献给毛泽东主席诞辰 110 周年的礼物，这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我们应约拿出了几年前写的这部书稿，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问世首先要感谢为领袖们飞专机的老一代飞行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同时，还要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王吉胜、韩继海、龙虎几位社领导，以及责任编辑曲建文，没有他们的对领袖们的至深情感，没有他们对整天穷忙的我们的再三催促，没有他们在本书的编辑、校对、印刷过程中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辛劳，这本书也难同读者见面。这是我们永远难忘又始终感动不已的。相信读者也会同我们一样记住他们。

——作者

目 录



值得一叙的艰辛(自序) 彭东海(1)

云中岁月

——专机机长、副师长王进忠的回忆 (1)

1. 有惊无险 (3)

刘亚楼如坐针毡。当飞机冲破云层，降落在跑道上时，他还心有余悸，从塔台飞跑向飞机，冲着刚下飞机的机长直喊：你怎么不颠他几下，吓唬吓唬他，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坐飞机。

2. 紧急命令 (5)

待我们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时，下面的人急得恨不得把飞机拽下去。他们不间断地大声呼叫：“你们应该服从指挥，按原计划降落！”

2. 乌江! 乌江!(16)

我打开自动驾驶仪，倾听朱老总满怀激情地讲述那峥嵘岁月。朱老总的的表情随着起伏的思绪时喜时忧，我们的情绪则跟随着朱老总面部表情的变化时高时低。

4. 彭大将军(26)

性急的彭老总冲着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直嚷：“我说机组行，你非说不行，越拖越晚，越晚越坏……我这不是来了吗？不是没有摔死吗……”

5. “逃他妈的山里去！”(39)

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根本就不把张春桥放在眼里，公开讥讽张春桥是“提皮包，看大报，提口号……”

6. 遭遇强气流(44)

领航员吐了，机械师也吐了，服务员更是趴在那里动也不能动了。只有紧握驾驶杆的飞行员需要全力以赴同气流抗争、拼搏，根本腾不出精力来吐。

7. “山卫士”(49)

压在机场上空的积雨云已经托不住沉甸甸的水珠，那些水珠争先恐后涌向地面，形成一场大雨。

8. 我们的上帝(52)

“开城！开城！我是 27，我是 27，请回答，请回答！”

我反复呼叫，可耳机里除了沙沙的杂音



外，没有回声。

2. 有营养的高丽参 (58)

睡至半夜，肚子阵阵作痛，而且一阵紧似一阵，没有办法，只好急急爬起来直奔厕所。我这里刚刚重新躺下，那边郑站长也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匆匆出了房门，不等郑站长回来，方政委也从床上蹦了起来……

翼上春秋

——专机通讯员、原航空兵某师通信科长柳昆尚的回忆

..... (63)

1. 长江的桥墩 (65)

他索性“霍”地站了起来。这可把我吓了一跳，赶紧将双手盖在他的头顶上。因为机舱顶棚成圆拱型，两侧比较低矮，主席身材高大，万一一头撞了上去，那还了得。

2. 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 (86)

毛泽东主席从长沙的宾馆里“失踪”了。出动了该出动的所有的人，终于在一个据说叫做“李合记”的饭馆里找到了他。饭馆门脸不大，摆有四五张方桌，上下两层的楼房。毛主席正在楼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咔嘣脆的炒牛肚呢。

3. 雅加达惊魂 (100)

我当时在心里直叫：“完了，完了。”做了半个翻滚动作，飞行员也发现高度低，



猛一拉杆，飞机失速掉在跑道上，立即一片火海。

舱里乾坤

——专机服务员郭桂卿的回忆……………(113)

1. “红色空中小姐”……………(113)

他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我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

“好啊，轰我走啊?”

“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

2. 决裂……………(121)

夜晚寒气刺骨，我们机组突然接到起飞命令，大家迅速收拾行装，在夜雾沉沉之中飞离莫斯科。

我们了解到苏共新的领导班子执行的仍旧是赫鲁晓夫的路线，中国代表团与苏共新的领导人不欢而散。

紧急起飞

——专机机长、原空军副参谋长兼某师师长杨扶真的回忆……………(131)

1. “9·13”事件之后……………(133)

卫士扶着总理朝飞机慢慢走去。只见总理总是笔直板正的身体左右不住地摇晃，脚



步飘忽不稳。走不了几步，他竟偏向机门的一侧而去。

2 艰难的较量 (143)

“这正是我所想的。我看邓小平还应该做个军委副主席。他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多彩航行

——陈毅副总理的外事秘书杜易的回忆 (149)

1 险局 (152)

美军虽然照常起飞实施轰炸，但所有歼击机、轰炸机竟冒着被高射炮火击落的危险，改为低空飞行。我们在高空飞，美机在低空炸，没敢动我们一根毫毛。

2 大雾之阻 (156)

那感觉就像被困在一口蒸汽腾腾的大锅里，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机组的同志原指望用仪表降落，但试了三回，都没有能够成功。

3 霍乱 (160)

东道国满腔热忱，为我们在郊外搞了一次野餐，其中有一道佳肴，烤全羊。可待全羊摆在我面前时，却都个个紧捏着刀叉不敢下手，人人目瞪口呆，相对无言。

4 杜尔总统 (166)

陈老总穿着随意地在房间里休息，突然

